

謝上蔡、李延平與朱子早年思想*

鍾彩鈞
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

摘 要

上蔡與延平的理學思想對朱子早年思想有重要影響，本文透過他們來觀察朱子早年學思歷程。如果用伊川「聖人本天，釋氏本心」一語概括二程對儒學的貢獻，上蔡學說實以「心」為核心，其從學於二程則有從禪學轉向儒學的意義，發展了將心的廣大虛明與日常事物相結合的持敬工夫。上蔡學說籠罩了朱子的習禪時代與由釋返儒時代。延平之學以涵養為主，由持守而達心的虛靜，在用事時保持此心洒落。但朱子早年所受惠於延平處乃在義理講論方面。理一分殊是朱子討論理的統一性與分別性的重要概念，實發端於早年與延平的討論，但在兩人討論中，也出現了朝向道理或工夫的不同偏向。上蔡、延平皆重視道體體認與日用工夫，朱子所思考的更屬理一分殊結構的客觀世界。

關鍵詞：理學，謝良佐，李侗，朱熹，理，心

一、前言

朱子思想博大精深，在發展過程中包含了對禪學、道南學派、湖湘學派、象山學派、浙東學派的吸收或論難，而建立起獨特的體系。影響朱子早年治學最大的是禪學與上蔡（謝良佐，1050-1121）、延平（李侗，1093-1163）的儒學，其中

* 本文初稿曾於2005年3月26-27日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、中文系畢業生協會聯辦的「儒家與中國學術思想」國際研討會上宣讀，本文係修訂稿，謹向會議單位致謝。本文參考兩位審查人的意見，得到不少改進，謹此申謝。

較缺乏研究的是朱子與上蔡的關係。(註1)

本文所指朱子早年思想，以延平去世（紹興三十三年，1163，朱子三十四歲）為斷限，以後朱子就進入苦參中和的階段，逐步發展自己的思想了。研究朱子早年思想，自然要靠朱子本人留下的材料，然而因為數量稀少，且其中相當部分為詩作與回憶，不但只能描繪出模糊的輪廓，而且詮釋的彈性非常大。另一個常被學者採用的方法是從朱子的師承與學術環境入手，討論最多的是延平與大慧宗杲，兼及朱子的父親與崇安三先生。從這條途徑，研究資料便大大增加了。現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朱子如何因為遵循、或超越父、師學說，而帶來階段性的進展。如錢穆說明延平使朱子回到儒家陣營；岡田武彥探尋朱子父師學說；荒木見悟指出相對於大慧宗杲，朱子表現了「現實性把握樣式的轉換」，在日常工夫中加進了規矩準則；牟宗三指出延平靜坐是對道體的超越的體證，朱子並未加以繼承，而走上另一條路；陳來指出從延平到朱子，是明道（程顥，1032-1085）直覺主義到伊川（程頤，1033-1107）理性主義的發展。(註2)

因為朱子與禪學關係的少許資料已迭經解說，而朱子父親與崇安三先生相關資料的哲學意味較少，本文研究朱子早年的思想資源，便集中於南北宋之交時期的理學。二程之學到了南宋初期發展成兩個傳統：一是上蔡→文定（胡安國，1074-1138）→五峰（胡宏，1105-1155）的湖湘學派；一是龜山（楊時，1053-1135）→豫章（羅從彥，1072-1135）→延平的道南學派。兩個傳統皆源於二程，但明道的影響要更大一些，這是學術界一般的共識。在這兩個傳統中，本文選擇和朱子早年思想有直接關係的上蔡與延平來討論。由於延平屬於道南學派，朱子從學延平是他回歸儒學的契機，因此學術界一般對朱子與上蔡的關係較為忽略，上蔡與延平的關係就更沒人提了。其實上蔡對朱子的影響猶早於延平，因此研究朱子早

1. 上蔡的卒年，一般譜表皆以為崇寧二年（1103），楊玉成據《楊龜山先生集》之〈御史游公墓誌銘〉「三年之間，二公相繼淪亡」之語，以為約卒於宣和三年（1121）。見氏著《二程弟子研究》頁89。其他可參考的研究有張永儒，〈讀「上蔡語錄」所見〉，《二程學管見》，頁219-263。文中述上蔡學說與南北宋理學的歷史源流，包括與朱子的關係，其論上蔡學說則兼從「宇宙生機」與「作用是心」來說仁。金春峰《朱熹哲學思想》第10章第2節分析朱子對上蔡的批評，以為朱子同樣主心本體論，只是概念更為清楚，則與本文立場不同。Thomas W. Selover 近著 *Hsieh Liang-tso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* 從比較宗教的觀點解釋上蔡仁說，有相當的價值。
2. 如錢穆《朱子新學案》。岡田武彥，〈朱子の父と師〉，《中國思想における理想と現實》。荒木見悟，〈朱子學與大慧宗杲〉，收於鍾彩鈞編，《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》。牟宗三，〈心體與性體〉，第3冊。陳來，〈李延平與朱晦庵〉，《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》。

年思想時應該重視。而延平朱子關係雖迭經討論，但加入上蔡的因素後，又顯現不同的相貌，而有重新探討的空間。

有關朱子早年思想還有一個重要課題，就是朱子由愛好釋老而返回醇儒的歷程。在這歷程中，不僅延平，上蔡亦啓發朱子。朱子在思想成熟後，以上蔡為禪學，對延平亦有保留，然而上蔡、延平和許多理學家一樣有意識地區別儒釋，並以佛學為論敵來發揮儒學義理。這中間曲折的闡明，對於各人儒學義理的理解亦非無補。本文並非對朱子早年思想做全面的研究，而是透過上蔡與延平來觀察朱子早年學思歷程，與朱子思想的一些特色，如果做到這點，當有助於對朱子全體思想的理解，此即本文作意所在。

二、謝上蔡思想及其對朱子的影響

(一) 上蔡的心本體論

朱子約在二十歲讀上蔡《論語說》，^(註3)朱子曾追憶云：「某少時為學，十六歲便好理學，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。後得謝顯道《論語》，甚喜，乃熟讀。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；又熟讀得趣，覺見朱抹處太煩，再用墨筆抹出；又熟讀得趣，別用青筆抹出；又熟讀得其要領，乃用黃筆抹出。至此，自見所得處甚約，只是一兩句上。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，胸中自是洒落。」^(註4)在朱子「好同而惡異，喜大而恥於小」的年輕歲月，上蔡對他有不小的啓發。我們不知道朱子最後抹出的是甚麼，只得自行歸納幾個要點，略觀上蔡對朱子的影響。朱子二十六歲得到《上蔡語錄》，三十歲時綜合三本而校訂成三卷定本。^(註5)這段時間是他從學於李延平，確定儒家方向的階段。朱子棄二氏而返儒家，上蔡思想也發揮了影響力，然而朱子思想成熟後，卻反過來批評上蔡思想為禪。其中的複雜糾葛

-
3. 上蔡著《論語說》，見〔宋〕朱熹《伊洛淵源錄》上蔡小傳，收於《朱子遺書》第6冊，卷9，頁2上。《論語說》約作於元祐五年（1090）上蔡任秦州州學教授時，見楊玉成，《二程弟子研究》，頁62。《論語說》散見於〔宋〕朱熹編，《論語精義》，收於《朱子遺書》第7-10冊。
 4. 〔宋〕黎靖德編，《朱子語類》，卷115，41條，頁13上下。東景南根據《朱子語類》另一條，繫於二十歲時，見《朱熹年譜長編》，頁127-128。
 5. 〔宋〕朱熹編，《上蔡先生語錄》，收於《朱子遺書》第6冊。時間考訂根據東景南，《朱熹年譜長編》，頁126-127、196-197、241-243。

若能釐清，將有助於上蔡與朱子思想性格的理解。茲先探討上蔡思想的特色與其轉折。

朱子編輯《上蔡語錄》，主要是會合上蔡弟子胡安國與曾天隱（恬）的傳本，其中，上卷胡本所獨有，其內容是「記文定公問答，皆他書所無有，而提綱挈領，指示學者用力處，亦卓然非他書所及」，中卷胡本、曾本皆有，朱子編輯以胡本為主，而注曾本於下，云：「（胡本）時有小異，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。」似認為中卷胡本據曾本而來。朱子編定《上蔡語錄》後，綜論上蔡：「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，篤志力行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。」（《上蔡語錄》後頁1上）除了見解卓越外，值得注目的是「篤志力行」^{（註6）}四字。可見他的編輯方針同時包括了存上蔡之真與工夫的切要。

神宗元豐元年（1078），上蔡二十九歲，往扶溝受學於明道，次年再見伊川。上蔡從學明道以前的學問不可詳考，但依稀可見到一些影子。上蔡說：「吾嘗習忘以養生。」（《上蔡語錄》卷上42條，頁14下）「某則斷此（色欲）二十來年矣。所以斷者，當初有為之心多，欲有為則當強盛方勝任得，故斷之。又用導引吐納之術，非為長生如道家也，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，氣強則勝事。」（卷上29條，頁10上下）「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，曰：賢卻記得許多，可謂玩物喪志。」（卷中45條，頁13下）「釋氏只要箇絕念，某初得似釋氏。」（《伊洛淵源錄》卷9，頁4上）從上引諸條，可知上蔡一方面博學而有用世之志，精神上又追求佛老，他以道教工夫斷色欲，並非作為出世的精神追求，而是希望保全精神來做事業，也是很有特色的。這是理學興起以前一種典型的士大夫面貌。

哲宗元祐四年（1090），上蔡四十一歲，為秦州州學教授，著《論語說》。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（1101），上蔡五十二歲，監西京竹木場，與朱子發講《論語》要義。徽宗崇寧四年（1105），上蔡五十六歲，為應城宰，時胡安國除湖北路提舉，為上蔡上司，來拜見受學，《上蔡語錄》卷上應錄於是時，而卷中所錄則應更在其後。^{（註7）}上蔡著作中表現的思想相當一致，唯有《上蔡語錄》卷中的「理」思想較不相同。似乎可以說，上蔡主要受到明道或二程共同思想的影響，晚年可能受

6. 上蔡的篤志力行又可見於下引文：「明道謂謝子雖小魯，直是誠篤理會。事有不透，其類有泚，憤悱如此。」見〔宋〕朱熹編，《伊洛淵源錄》，卷9，頁2下。

7. 年代考訂依據楊玉成，《二程弟子研究》，頁51、62、74-75、79-80。

到伊川思想較明顯的影響。

《論語說》應該可視為上蔡思想初步成熟之作，以下用此書的材料來觀察其思想特色。如果要以一言簡單地指出這特色，則為對「心」、「我」的重視。從上蔡《論語說·序》來看，為學歷程是心地境界的層層升進。《論語說·序》云：

2.1.1.

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，聰明日就彫喪，雖欲讀之，固不得其門而入也。蓋其辭近，其指遠，辭有盡，指無窮。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，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。……(1)能返是心者，可以讀是書矣。孰能脫去凡近，以遊高明；莫為嬰兒之態，而有大人之器；莫為一身之謀，而有天下之志；莫為終身之計，而有後世之慮；不求人知而求天知，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？是人也，雖未必中道，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，其於讀是書也，能無得乎？(2)當不惟念之於心，必能體之於身矣。油然內得，難以語人，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，其亦自知而已。豈特思慮之效，乃力行之功。至此蓋人與書互相發也。(3)及其久也，習益察，行益著，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，聲氣容色無非妙用，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？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？心與天地同流，體與神明為一，若動若植，何物非我？有形無形，誰其間之？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。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，可不信乎？……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，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？（《論語精義·綱領》，頁2上-3下）

上蔡依據《論語》說明學習聖人的三個階段，皆集中在心地工夫上，而表現在心地境界的提升。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其心地，因此學聖人者首在「篤志」，就是立心高明廣大純粹，而後能讀《論語》；其次是「力行」，使聖人言語從心體現於身；最後才能內外彼我融為一片，不見規矩準繩，言行事物皆我之妙用，這是心與天地同流、體與神明為一的境界。第三階段雖本於孟子「萬物皆備於我」、「上下與天地同流」，明道「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，莫非己也」，但孟子、明道說的是道德心對天地萬物的感通、含攝，其重點在此心發為不容已的道德行為；上蔡所見則更像神秘經驗，就是物我融成一片，不復可分的境界。學習至此，才由第二階段的「人書相發」進於「人書相忘」的境界，這是工夫的究竟。文末謂「有隱無